

东周列国志

图文本



〔明〕冯梦龙 改编 〔清〕蔡元放 修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100

100

1000

100

100

100



100

100

东周列國志



图文本

〔明〕冯梦龙 改编 〔清〕蔡元放 修订

上海古籍出版社

目 录

序	胡宗文	1
序	蔡元放	2
第 一 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1
第 二 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7
第 三 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14
第 四 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20
第 五 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26
第 六 回	卫石碛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32
第 七 回	公孙阅争车射考叔 公子翬献谄贼隐公	38
第 八 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辟婚	44
第 九 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48
第 十 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53
第 十 一 回	宋庄公贪赂构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58
第 十 二 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65
第 十 三 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亶君臣为戮	71
第 十 四 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77
第 十 五 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84
第 十 六 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89
第 十 七 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妫	94
第 十 八 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101
第 十 九 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107
第 二 十 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113
第 二 十 一 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120
第 二 十 二 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128
第 二 十 三 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134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141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148
第二十六回	歌虞虢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155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161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167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172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178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184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190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197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203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209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215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221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228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234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241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248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254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绝城说秦	260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266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缯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272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崤谷封尸	279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284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给秦	291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297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303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鬬椒绝纓大会	310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鼃构逆	陈灵公衮服戏朝	317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323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329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336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342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348
第五十八回	说秦伯魏相迎医	报魏錡养叔献艺	355
第五十九回	宠胥童晋国大乱	诛岸贾赵氏复兴	362
第六十回	智武子分军肆敌	偃阳城三将斗力	368
第六十一回	晋悼公驾楚会萧	孙林父因歌逐主	374
第六十二回	诸侯同心围齐国	晋臣合计逐栾盈	381
第六十三回	老祁奚力救羊舌	小范鞅智劫魏舒	387
第六十四回	曲沃城栾盈灭族	且于门杞梁死战	393
第六十五回	弑齐光崔庆专权	纳卫衍宁喜擅政	400
第六十六回	杀宁喜子鮒出奔	戮崔杼庆封独相	406
第六十七回	卢蒲癸计逐庆封	楚灵王大合诸侯	412
第六十八回	贺廐祁师旷辨新声	散家财陈氏买齐国	419
第六十九回	楚灵王挟诈灭陈蔡	晏平仲巧辩服荆蛮	425
第七十回	杀三兄楚平王即位	劫齐鲁晋昭公寻盟	433
第七十一回	晏平仲二桃杀三士	楚平王娶媳逐世子	440
第七十二回	棠公尚捐軀奔父难	伍子胥微服过昭关	448
第七十三回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455
第七十四回	囊瓦惧谤诛无极	要离贪名刺庆忌	464
第七十五回	孙武子演阵斩美姬	蔡昭侯纳质乞吴师	471

第七十六回	楚昭王弃郢西奔 伍子胥掘墓鞭尸	478
第七十七回	泣秦庭申包胥借兵 退吴师楚昭王返国	485
第七十八回	会夹谷孔子却齐 堕三都闻人伏法	492
第七十九回	归女乐黎弥阻孔子 栖会稽文种通宰嚭	500
第八十回	夫差违谏释越 句践竭力事吴	508
第八十一回	美人计吴宫宠西施 言语科子贡说列国	515
第八十二回	杀子胥夫差争敌 纳蒯聩子路结缨	522
第八十三回	诛 半 胜叶公定楚 灭夫差越王称霸	530
第八十四回	智伯决水灌晋阳 豫让击衣报襄子	538
第八十五回	乐羊子怒馁中山羹 西门豹乔送河伯妇	545
第八十六回	吴起杀妻求将 驺忌鼓琴取相	551
第八十七回	说秦君卫鞅变法 辞鬼谷孙臆下山	558
第八十八回	孙臆佯狂脱祸 庞涓兵败桂陵	566
第八十九回	马陵道万弩射庞涓 咸阳市五牛分商鞅	573
第九十回	苏秦合从相六国 张仪被激往秦邦	580
第九十一回	学让国燕唵召兵 伪献地张仪欺楚	587
第九十二回	赛举鼎秦武王绝脰 莽赴会楚怀王陷秦	594
第九十三回	赵主父饿死沙丘宫 孟尝君偷过函谷关	600
第九十四回	冯驩弹铗客孟尝 齐王纠兵伐桀宋	607
第九十五回	说四国乐毅灭齐 驱火牛田单破燕	614
第九十六回	蔺相如两屈秦王 马服君单解韩围	620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计逃秦国 假张祿廷辱魏使	627
第九十八回	质平原秦王索魏齐 败长平白起坑赵卒	635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邮 吕不韦巧计归异人	644
第一百回	鲁仲连不肯帝秦 信陵君窃符救赵	652
第一百一回	秦王灭周迁九鼎 廉颇败燕杀二将	659

第一百二回	华阴道信陵败蒙骜 胡卢河庞煖斩剧辛	667
第一百三回	李国舅争权除黄歇 樊於期传檄讨秦王	674
第一百四回	甘罗童年取高位 嫪毐伪腐乱秦宫	680
第一百五回	茅焦解衣谏秦王 李牧坚壁却桓齮	687
第一百六回	王敖反间杀李牧 田光刎颈荐荆轲	694
第一百七回	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700
第一百八回	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706

伍员吹箫乞吴市 专诸进炙刺王僚

话说渔丈人已渡伍员，又与饮食，不受其剑。伍员去而复回，求丈人秘密其事，恐引追兵前至，有负盛意。渔翁仰天叹曰：“吾为德于子，子犹见疑。倘若追兵别渡，吾何以自明？请以一死绝君之疑！”言讫，解缆开船，拔舵放桨，倒翻船底，溺于江心。史臣有诗云：

数载逃名隐钓纶，扁舟渡得楚亡臣。

绝君后虑甘君死，千古传名渔丈人。

至今武昌东北通淮门外，有解剑亭，当年子胥解剑赠渔父处也。伍员见渔丈人自溺，叹曰：“我得汝而活，汝为我而死，岂不哀哉！”

伍员与半胜遂入吴境。行至漂阳，馁而乞食。遇一女子，方浣纱于濞水之上，笕中有饭。伍员停足问曰：“夫人可假一餐乎？”女子垂头应曰：“妾独与母居，三十未嫁，岂敢售餐于行客哉？”伍员曰：“某在穷途，愿乞一饭自活！夫人行赈恤之德，又何嫌乎？”女子抬头看见伍员状貌魁伟，乃曰：“妾观君之貌，似非常人，宁以小嫌，坐视穷困？”于是发其簞，取盂浆，跪而进之。胥与胜一餐而止。女子曰：“君似有远行，何不饱食？”二人乃再餐，尽其器。临行谓女子曰：“蒙夫人活命之恩，恩在肺腑。其实亡命之夫，倘遇他人，愿夫人勿言。女子凄然叹曰：“嗟乎！妾侍寡母三十未嫁，贞明自矢，何期馈饭，乃与男子交言。败义堕节，何以为人！子行矣。”伍员别去，行数步，回头视之，此女抱一大石，自投濞水中而死。后人有关云：

漂水之阳，击绵之女，惟治母餐，不通男语。矜此旅人，发其筐簞，君腹虽充，吾节已

伍员负箫
吹箫乞吴市



窳。捐此孱躯，以存壹矩，瀨流不竭，兹人千古！

伍员见女子投水，感伤不已，咬破指头，沥血书二十字于石上，曰：

尔浣纱，我行乞，我腹饱，尔身溺。十年之后，千金报德！

伍员题讣，复恐后人看见，掬土以掩之。

过了溧阳，复行三百余里，至一地，名吴趋。见一壮士，碓颧而深目，状如饿虎，声若巨雷，方与一大汉厮打，众人力劝不止。门内有一妇人唤曰：“专诸不可！”其人似有畏惧之状，即时敛手归家。员深怪之，问于旁人曰：“如此壮士，而畏妇人乎？”旁人告曰：“此吾乡勇士，力敌万人，不畏强御，平生好义，见人有不平之事，即出死力相为。适才门内唤声，乃其母也。所唤专诸，即此人姓名。素有孝行，事母无违，虽当盛怒，闻母至即止。”员叹曰：“此真烈士矣！”次日，整衣相访。专诸出迎，叩其来历。员具道姓名，并受冤始末。专诸曰：“公负此大冤，何不求见吴王，借兵报仇？”员曰：“未有引进之人，不敢自媒。”专诸曰：“君言是也。今日下顾荒居，有何见谕？”员曰：“敬子孝行，愿与结交。”专诸大喜，乃入告于母，即与伍员八拜为交。员长于诸二岁，呼员为兄。员请拜见专诸之母。专诸复出其妻子相见，杀鸡为黍，欢如骨肉。遂留员、胜二人宿了一夜。次早，员谓专诸曰：“某将辞弟入都，觅一机会，求事吴王。”专诸曰：“吴王好勇而骄，不如公子光亲贤下士，将来必有所成。”员曰：“蒙弟指教，某当牢记。异日有用弟之处，万勿见拒！”专诸应诺。三人分别。

员胜相随前进，来到梅里，城郭卑隘，朝市粗立，舟车嚷嚷，举目无亲。乃藏半胜于郊外，自己被发佯狂，跣足涂面，手执斑竹箫一管，在市中吹之，往来乞食。其箫曲第一叠云：

伍子胥！伍子胥！跋涉宋郑身无依，千辛万苦凄复悲！父仇不报，何以生为？

第二叠云：

伍子胥！伍子胥！昭关一度变须眉，千惊万恐凄复悲！兄仇不报，何以生为？

第三叠云：

伍子胥！伍子胥！芦花渡口溧阳溪，千生万死及吴陲，吹箫乞食凄复悲！身仇不报，何以生为？

市人无有识者。时周景王二十五年，吴王僚之七年也。

再说吴公子姬光，乃吴王诸樊之子。诸樊薨，光应嗣位，因守父命，欲以次传位于季札，故余祭、夷昧以次相及。及夷昧薨后，季札不受国，仍该立诸樊之后，争奈王僚贪得不让，竟自立为王。公子光心中不服，潜怀杀僚之意，其如群臣皆为僚党，无与同谋，隐忍于中，乃求善相者曰被离，举为吴市吏，嘱以咨访豪杰，引为己辅。

一日，伍员吹箫过于吴市。被离闻箫声甚哀，再一听之，稍辨其音。出见员，

乃大惊曰：“吾相人多矣，未见有如此之貌也！”乃揖而进之，逊于上坐。伍员谦让不敢。被离曰：“吾闻楚杀忠臣伍奢，其子胥出亡外国，子殆是乎？”员踟躇未对。被离又曰：“吾非祸子者。吾见子状貌非常，欲为子求富贵地耳。”伍员乃诉其实。早有侍人知其事，报知王僚。僚召被离引员入见。被离一面使人私报姬光得知，一面使伍员沐浴更衣，一同入朝，进谒王僚。王僚奇其貌，与之语，知其贤，即拜为大夫之职。次日，员入谢，道及父兄之冤，咬牙切齿，目中火出。王僚壮其气，意复怜之，许为兴师复仇。



姬光素闻伍员智勇，有心收养他，闻先谒王僚，恐为僚所亲用，心中微愠，乃往见王僚曰：“光闻楚之亡臣伍员，来奔我国，王以为何如人？”僚曰：“贤而且孝。”光曰：“何以见之？”僚曰：“勇壮非常，与寡人筹策国事，无不中窾，是其贤也。念父兄之冤，未曾须臾忘报，乞师于寡人，是其孝也。”光曰：“王许以复仇乎？”僚曰：“寡人怜其情，已许之矣。”光谏曰：“万乘之主，不为匹夫兴师。今吴、楚构兵已久，未见大胜。若为子胥兴师，是匹夫之恨，重于国耻也。胜则彼快其愤，不胜则我益其辱，必不可！”王僚以为然，遂罢伐楚之议。伍员闻光之入谏，曰：“光方有内志，未可说以外事也。”乃辞大夫之职不受。光复言于王僚曰：“子胥以王不肯兴师，辞职不受，有怨望之心，不可用之。”僚遂疏伍员，听其辞去，但赐以阳山之田百亩。

员与胜遂耕于阳山之野。姬光私往见之，馈以米粟布帛，问曰：“子出入吴、楚之境，曾遇有才勇之士，略如子胥者乎？”员曰：“某何足道。所见有专诸者，真勇士也！”光曰：“愿因子胥得交于专先生。”员曰：“专诸去此不远，当即召之，明旦可入谒也。”光曰：“既是才勇之士，某即当造请，岂敢召乎？”乃与伍员同车共载，直造专诸之家。专诸方在街坊磨刀，为人屠豕，见车马纷纷，方欲走避。伍员在车上呼曰：“愚兄在此。”专诸慌忙停刀，候伍员下车相见。员指公子光曰：“此吴国长公子，慕吾弟英雄，特来造见，弟不可辞。”专诸曰：“某间巷小民，有何德能，敢烦大驾。”遂揖公子光而进。箬门蓬户，低头而入。公子光先拜，致生平相慕之意。专诸答拜。光奉上金帛为贄，专诸固让。伍员从旁力劝，方才肯受。自此专诸遂投于公子光门下。

光使人日馈粟肉，月给布帛，又不时存问其母，专诸甚感其意。一日，问光



浣纱女子 东皋公 渔父

曰：“某村野小人，蒙公子豢养之恩，无以为报。倘有差遣，惟命是从。”光乃屏左右，述其欲刺王僚之意。专诸曰：“前王夷昧卒，其子分自当立，公子何名而欲害之？”光备言祖父遗命，以次相传之故：“季札既辞，宜归适长。适长之后，即光之身也，僚安得为君哉？吾力弱不足以图大事，故欲借助于有力者。”专诸曰：“何不使近臣从容言于王侧，陈前王之命，使其退位？何必私备剑士，以伤先王之德？”光曰：“僚贪而恃力，知进之利，不能退让，若与之言，反生忌害。光与僚势不两立！”专诸奋然曰：“公子之言是也。但诸有老母在堂，未敢以死相许。”光曰：“吾亦知尔母老子幼，然非尔无与图事者。苟成其事，君之子母，即吾子母也，自当尽心养育，岂敢有负于君哉？”专诸沉思良久，对曰：“凡事轻举无功，必图万全。夫鱼在千仞之渊，而入渔人之手者，以香饵在也。欲刺王僚，必先投王之所好，乃能亲近其身。不知王所好何在？”光曰：“好味。”专诸曰：“味中何者最甘？”光曰：“尤好鱼炙。”专诸曰：“某请暂辞。”公子光曰：“壮士何往？”专诸曰：“某往学治味，庶可近吴王耳。”专诸遂往太湖学炙鱼。凡三月，尝其炙者，皆以为美。然后复见姬光，光乃藏专诸于府中。髯翁有诗云：

刚直人推伍子胥，也因献媚进专诸。

欲知弑械从何起？三月湖边学炙鱼。

姬光召伍子胥，谓：“专诸已精其味矣，何以得近吴王？”员对曰：“夫鸿鹄所以不可制者，以羽翼在也。欲制鸿鹄，必先去其羽翼。吾闻公子庆忌，筋骨如铁，万夫莫当，手能接飞鸟，步能格猛兽，王僚得一庆忌，旦夕相随，尚且难以动手，况其母弟掩余、烛庸并握兵权，虽有擒龙搏虎之勇，鬼神不测之谋，安能济事。公子欲除王僚，必先去此三子，然后大位可图。不然，虽幸而成事，公子能安然在位乎？”光俯思半晌，恍然曰：“君言是也。且归尔田，俟有闲隙，然后相议耳。”员乃辞去。

是年，周景王崩，有嫡世子曰猛，次曰勾，长庶子曰朝。景王宠爱朝，嘱于大夫宾孟，欲更立世子之位，未行而崩。刘献公挚亦卒，子刘卷字伯蚡嗣立，素

与宾孟有隙，遂同单穆公旗杀宾孟，立世子猛，是为悼王。尹文公固、甘平公鰭、召庄公奭，素附子朝，三家合兵，使上将南宫极率之以攻刘卷。卷出奔扬，单旗奉王猛次于皇。子朝使其党郤矜伐皇，矜败死。晋顷公闻王室大乱，遣大夫籍谈、荀跖帅师纳王于王城。尹固亦立子朝于京。未几，王猛病卒，单旗、刘卷复立其弟匄，是为敬王，居翟泉。周人呼匄为东王，朝为西王。二王互相攻杀，六年不决。召庄公奭卒，南宫极为天雷震死，人心耸惧。晋大夫荀跖，复率诸侯之师，纳敬王于成周，擒尹固，子朝兵溃。召奭之子囂反攻子朝，朝出奔楚，诸侯遂城成周而还。敬王以召囂为反覆，与尹固同斩于市，周人快之。此是后话。

且说周敬王即位之元年，吴王僚之八年也。时楚故太子建之母在郢，费无极恐其为伍员内应，劝平王诛之。建母闻之，阴使人求救于吴。吴王僚使公子光往郢取建母，行及钟离，楚将薳越帅师拒之，驰报郢都。平王拜令尹阳匄为大将，并征陈、蔡、胡、沈、许五国之师。胡子名髡，沈子名遄，二君亲自引兵。陈遣大夫夏啮，顿、胡二国亦遣大夫助战。胡、沈、陈之兵营于右，顿、许、蔡之兵营于左，薳越大军居中。姬光亦驰报吴王。王僚同公子掩余率大军一万，罪人三千，来至鸡父下寨。两边尚未约战，适楚令尹阳匄暴疾卒，薳越代领其众，姬光言于王僚曰：“楚亡大将，其军已丧气矣。诸侯相从者虽众，然皆小国，畏楚而来，非得已也。胡、沈之君，幼不习战。陈夏啮勇而无谋。顿、许、蔡三国久困楚令，其心不服，不肯尽力。七国同役而不同心，楚帅位卑无威，若分师先犯胡沈与陈，必先奔。诸国乖乱，楚必震惧，可全败也。请示弱以诱之，而以精卒持其后。”王僚从其计。乃为三军，自率中军，姬光在左，公子掩余在右，各饱食严阵以待。先遣罪人三千，乱突楚之右营。

时秋七月晦日，兵家忌晦，故胡子髡、沈子遄及陈夏啮，俱不做整備。及闻吴兵到，开营击之。罪人原无纪律，或奔或止，三国以吴兵散乱，彼此争功追逐，全无队伍。姬光帅左军乘乱进击，正遇夏啮，一戟刺于马下。胡、沈二君心慌，夺路欲走。公子掩余右军亦到，二君如飞禽入网，无处逃脱，俱为吴军所获。军士死者无数，生擒甲士八百余人。姬光喝教将胡、沈二君斩首。却纵放甲士，使奔报楚之左军，言：“胡、沈二君及陈大夫俱被杀矣！”许、蔡、顿三国将士，吓得心胆堕地，不敢出战，各寻走路。王僚合左右二军，如泰山

專諸進羹
刺王僚



一般倒压下来。中军蓬越未及成阵，军士散其大半。吴兵随后掩杀，杀得尸横遍野，流血成渠。蓬越大败，奔五十里方脱。姬光直入郢阳，迎取楚夫人以归。蔡人不敢拒敌。蓬越收拾败兵，止存其半，闻姬光单师来郢阳取楚夫人，乃星夜赴之。比及楚军至蔡，吴兵已离郢阳二日矣。蓬越知不可追，仰天叹曰：“吾受命守关，不能缉获亡臣，是无功也。既丧七国之师，又失君夫人，是有罪也。无一功而负二罪，何面复见楚王乎？”遂自缢而死。

楚平王闻吴师势大，心中甚惧，用囊瓦为令尹，以代阳句之位。瓦献计谓郢城卑狭，更于其东辟地，筑一大城，比旧高七尺，广二十余里，名旧城为纪南城，以其在纪山之南也；新城仍名郢，徙都居之。复筑一城于西，以为右臂，号曰麦城。三城似品字之形，联络有势，楚人皆以为瓦功。沈尹戌笑曰：“子常不务修德政，而徒事兴筑，吴兵若至，虽十郢城何益哉？”囊瓦欲雪鸡父之耻，大治舟楫，操演水军。三月，水手习熟，囊瓦率舟师，从大江直逼吴疆，耀武而还。吴公子光闻楚师犯边，星夜来援，比至境上，囊瓦已还师矣。姬光曰：“楚方耀武而还，边人必不为备。”乃潜师袭巢灭之，并灭钟离，奏凯而归。

楚平王闻二邑被灭，大惊，遂得心疾，久而不愈。至敬王四年，疾笃，召囊瓦及公子申至于榻前，以太子珍嘱之，而薨。囊瓦与郤宛商议曰：“太子珍年幼，且其母乃太子建所聘，非正也。子西长而好善，立长则名顺，建善则国治，诚立子西，楚必赖之。”郤宛以囊瓦之言，告于公子申。申怒曰：“若废太子，是彰君王之秽行也。太子素出，其母已立为君夫人，可谓非嫡嗣乎？弃嫡而失大援，外内恶之。令尹欲以利祸我，其病狂乎？再言及，吾必杀之！”囊瓦惧，乃奉珍主丧即位，改名曰轸，是为昭王。囊瓦仍为令尹，伯郤宛为左尹，鄢将师为右尹，费无极以师傅旧恩，同执国政。

却说郑定公闻吴人取楚夫人以归，乃使人赍珠玉簪珥追送之，以解杀建之恨。楚夫人至吴，吴王赐宅西门之外，使丰胜奉之。伍员闻平王之死，捶胸大哭，终日不止。公子光怪而问曰：“楚王乃子仇人，闻死当称快，胡反哭之？”员曰：“某非哭楚王也，恨吾不能枭彼之头，以雪吾恨，使得终于牖下耳。”光亦为嗟叹。胡曾先生有诗曰：

父兄冤恨未曾酬，已报淫狐获首丘。

手刃不能偿夙愿，悲来霜鬓又添秋。

伍员自恨不能及平王之身，报其仇怨，一连三夜无眠，心中想出一个计策来，谓姬光曰：“公子欲行大事，尚无间可乘耶？”光曰：“昼夜思之，未得其便。”员曰：“今楚王新歿，朝无良臣，公子何不奏过吴王，乘楚丧乱之中，发兵南伐，可以图霸？”光曰：“倘遣吾为将，奈何？”员曰：“公子误为坠车而得足疾者，王必不遣。然后荐掩余、烛庸为将，更使公子庆忌结连郑、卫，共攻楚国，此一网而除三翼，吴王之死在目下矣。”光又问曰：“三翼虽去，延陵季子在朝，见我行篡，能容我乎？”员曰：“吴、晋方睦，再令季子使晋，以窥中原之衅。吴王好大而疏于计，必然听从。待其远使归国，大位已定，岂能复议废立哉？”



聂政 要离 专诸

光不觉下拜曰：“孤之得子胥，乃天赐也！”次日，以乘丧伐楚之利，人言于王僚，僚欣然听之。光曰：“此事某应效劳，奈因坠车损其足脛，方就医疗，不能任劳。”僚曰：“然则何人可将？”光曰：“此大事，非至亲信者，不可托也。王自择之。”僚曰：“掩余、烛庸可乎？”光曰：“得人矣。”光又曰：“向来晋楚争霸，吴为属国，今晋既衰微，而楚复屡败，诸侯离心，未有所归，南北之政，将归于东。若遣公子庆忌往收郑、卫之兵，并力攻楚，而使延陵季子聘晋，以观中原之衅，王简练舟师，以拟其后，霸可成也。”王僚大喜，使掩余、烛庸帅师伐楚，季札聘于晋国，惟庆忌不遣。

单说掩余、烛庸引师二万，水陆并进，围楚潜邑。潜邑大夫坚守不出，使人入楚告急。时楚昭王新立，君幼臣谗，闻吴兵围潜，举朝慌急无措。公子申进曰：“吴人乘丧来伐，若不出兵迎敌，示之以弱，启其深入之心。依臣愚见，速令左司马沈尹戌率陆兵一万救潜，再遣左尹郤宛率水军一万，从淮汭顺流而下，截住吴兵之后，使他首尾受敌，吴将可坐而擒矣。”昭王大喜，遂用子西之计，调遣二将，水陆分道而行。

却说掩余、烛庸正围潜邑，谍者报：“救兵来到。”二将大惊，分兵一半围城，一半迎敌。沈尹戌坚壁不战，使人四下将樵汲之路，俱用石子垒断。二将大惊。探马又报：“楚将郤宛引舟师从沙汭塞断江口。”吴兵进退两难，乃分作两寨，为犄角之势，与楚将相持，一面遣人入吴求救。姬光曰：“臣向者欲征郑、卫之兵，正为此也。今日遣之，尚未为晚。”王僚乃使庆忌纠合郑、卫。四公子俱调开去了，单留姬光在国。

伍员乃谓光曰：“公子曾觅利匕首乎？欲用专诸，此其时矣。”光曰：“然。昔越王允常，使欧冶子造剑五枚，献其三枚于吴，一曰湛庐，二曰磐郢，三曰鱼肠。鱼肠乃匕首也，形虽短狭，砍铁如泥。先君以赐我，至今宝之，藏于床头，以备非常。此剑连夜发光，意者神物欲自试，将饱王僚之血乎？”遂出剑与

员观之，员夸奖不已。即召专诸以剑付之。专诸不待开言，已知光意，慨然曰：“王信可杀也。二弟远离，公子出使，彼孤立耳，无如我何。但死生之际，不敢自主，候稟过老母，方敢从命。”

专诸归视其母，不言而泣。母曰：“诸何悲之甚也？岂公子欲用汝耶？吾举家受公子恩养，大德当报，忠孝岂能两全？汝必亟往，勿以我为念！汝能成人之事，垂名后世，我死亦不朽矣。”专诸犹依依不舍。母曰：“吾思饮清泉，可于河下取之。”专诸奉命汲泉于河，比及回家，不见老母在堂，问其妻。妻对曰：“姑适言困倦，闭户思卧，戒勿惊之。”专诸心疑，启牖而入，老母自缢于床上矣。髯仙有诗云：

愿子成名不惜身，肯将孝子换忠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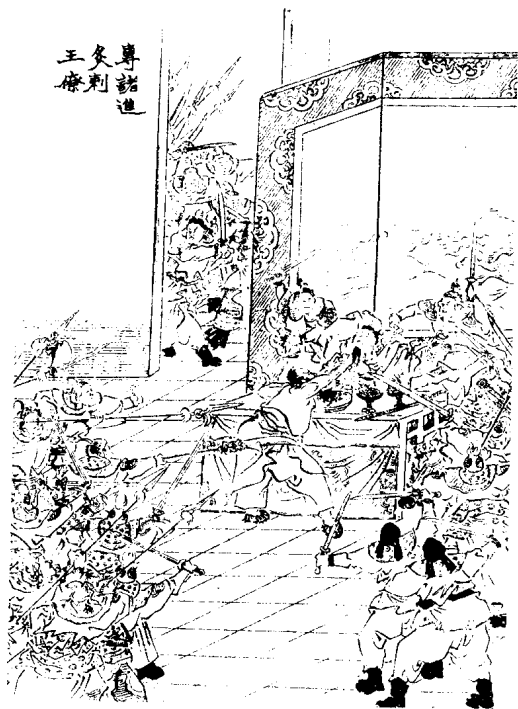
世间尽为贪生误，不及区区老妇人。

专诸痛哭一场，收拾殓殓，葬于西门之外。谓其妻曰：“吾受公子大恩，所以不敢尽死者，为老母也。今老母已亡，吾将赴公子之急。我死，汝母子必蒙公子恩眷。勿为我牵挂。”言毕，来见姬光，言母死之事。光十分不过意，安慰了一番。良久，然后复论及王僚之事。专诸曰：“公子盍设享以请吴王？王若肯来，事八九济矣。”光乃入见王僚曰：“有庖人从太湖来，新学炙鱼，味甚鲜美，异于他炙。请王辱临下舍而尝之！”王僚好的是鱼炙，遂欣然许诺：“来日当过王兄府上，不必过费。”光是夜预伏甲士于窟室之中，再命伍员暗约死士百人，在外接应。于是大张饮具。

次早，复请王僚。僚入宫，告其母曰：“公子光具酒相延，得无有他谋乎？”

母曰：“光心气怏怏，常有愧恨之色，此番相请，谅无好意，何不辞之？”僚曰：“辞则生隙，若严为之备，又何惧哉！”于是被猜疑之甲三重，陈设兵卫，自王宫起，直至光家之门，街衢皆满，接连不断。僚驾及门，光迎入拜见。既入席安坐，光侍坐于傍。僚之亲戚近信，布满堂阶。侍席力士百人，皆操长戟，带利刀，不离王之左右。庖人献饌，皆从庭下搜筒更衣，然后膝行而前，十余力士握剑夹之以进。庖人置饌，不敢仰视，复膝行而出。光献觞致敬，忽作踉足，伪为痛苦之状，乃前奏曰：“光足疾举发，痛彻心髓，必用大帛缠紧，其痛方止。幸王宽坐须臾，容裹足便出。”僚曰：“王兄请自方便。”光一步一蹶，入内潜进窟室中去了。

少顷，专诸告进鱼炙，搜筒如前。谁知这口鱼肠短剑，已暗藏于鱼腹之中。力士挟



专诸膝行至于王前，用手擘鱼以进，忽地抽出匕首，径椎王僚之胸。手势去得十分之重，直贯三层坚甲，透出背脊。王僚大叫一声，登时气绝。侍卫力士，一拥齐上，刀戟并举，将专诸剁作肉泥，堂中大乱。姬光在窟室中知已成事，乃纵甲士杀出，两下交斗。这一边知专诸得手，威加十倍，那一边见王僚已亡，势减三分。僚众一半被杀，一半奔逃，其所设军卫，俱被伍员引众杀散。奉姬光升车入朝，聚集群臣，将王僚背约自立之罪，宣布国人明白：“今日非光贪位，实乃王僚之不义也。光权摄大位，待季子返国，仍当奉之。”乃收拾王僚尸首，殓殓如礼。又厚葬专诸，封其子专毅为上卿。封伍员为行人之职，待以客礼而不臣。市吏被离举荐伍员有功，亦升大夫之职。散财发粟，以赈穷民，国人安之。

姬光心念庆忌在外，使善走者觐其归期，姬光自率大兵，屯于江上以待之。庆忌中途闻变，即驰去。姬光乘驷马追之，庆忌弃车而走，其行如飞，马不能及。光命集矢射之。庆忌挽手接矢，无一中者。姬光知庆忌必不可得，乃诫西鄙严为之备，遂还吴国。又数日，季札自晋归，知王僚已死，径往其墓，举哀成服。姬光亲诣墓所，以位让之，曰：“此祖父诸叔之意也。”季札曰：“汝求而得之，又何让为？苟国无废祀，民无废主，能立者即吾君矣。”光不能强，乃即吴王之位，自号为阖闾。季札退守臣位。此周敬王五年事也。札耻争国之事，老于延陵，终身不入吴国，不与吴事，时人高之。及季札之死，葬于延陵，孔子亲题其碑曰：“有吴延陵季子之墓。”史臣有赞云：

贪夫殉利，簞豆见色。春秋争弑，不顾骨肉。孰如季子，始终让国，堪愧僚光，无惭泰伯。

宋儒又论季札辞国生乱，为贤名之玷。有诗云：

只因一让启群争，辜负前人次及情。

若使延陵成父志，苏台麋鹿岂纵横？

且说掩余、烛庸困在潜城，日久救兵不至，正在踌躇脱身之计，忽闻姬光弑主夺位，二人放声大哭，商议道：“光既行弑夺之事，必不相容。欲要投奔楚国，又恐楚不相信。正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如何是好？”烛庸曰：“目今困守于此，终无了期。且乘夜从僻路逃奔小国，以图后举。”掩余曰：“楚兵前后围裹，如飞鸟入笼，焉能自脱？”烛庸曰：“吾有一计，传令两寨将士，诈称来日欲与楚兵交锋，至夜半，与兄微服密走，楚兵不疑。”掩余然其言。两寨将士秣马蓐食，专候军令布阵。掩余与烛庸同心腹数人，扮作哨马小军，逃出本营。掩余投奔徐国，烛庸投奔钟吾。及天明，两寨皆不见其主将，士卒混乱，各抢船只奔归吴国。所弃甲兵无数，皆被郤宛水军所获。诸将欲乘吴之乱，遂伐吴国。郤宛曰：“彼乘我丧非义，吾奈何效之？”乃与沈尹戌一同班师，献吴俘。楚昭王以郤宛有功，以所获甲兵之半赐之，每事咨访，甚加敬礼。费无极忌之益深，乃生一计，欲害郤宛。

毕竟费无极用何计策，且看下回分解。